

##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

【蒙回前诗：智慧生魔多象，魔生智慧方深。智魔寂灭万缘根，不解智魔作甚。】

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“耗子精”，宝钗撞来，讽刺宝玉元宵不知“绿蜡”之典，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讥刺取笑。那宝玉正恐黛玉饭后贪眠，一时存了食，或夜间走了困，皆非保养身体之法；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云宝玉亦知医理，却只是在颦、钗等人前方露，亦如后回许多明理之语，只在闺前现露三分，越在雨村等经济人前如痴如呆，实令人可恨。但雨村等视宝玉不是人物，岂知宝玉视彼等更不是人物，故不与接谈也。宝玉之情痴，真乎？假乎？看官细评。】幸而宝钗走来，大家谈笑，那林黛玉方不欲睡，自己才放了心。忽听他房中嚷起来，大家侧耳听了一听，林黛玉先笑道：“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嚷呢。那袭人也罢了，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他，可见老背晦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袭卿能使颦卿一赞，愈见彼之为人矣，观者诸公以为如何？】

宝玉忙要赶过来，宝钗忙一把拉住道：【庚辰侧批：的是宝钗行事。】“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，他老糊涂了，倒要让他一步为是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钗如何？观者思之。】宝玉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说毕走来，只见李嬷嬷拄著拐棍，在当地骂袭人：【庚辰侧批：活像过时奶妈骂丫头。】“忘了本的小媳妇！【庚辰侧批：在袭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来。】我抬举起你来，这会子我来了，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，见我来也不理一理。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，【庚辰侧批：看这句几把批书人吓杀了。】哄的宝玉不理我，听你们的话。【庚辰侧批：幸有此二句，不然我石兄袭卿扫地矣。】你不过是几两臭

银子买来的毛丫头，这屋里你就作耗，如何使得！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，【庚辰侧批：虽写得酷肖，然唐突我袭卿，实难为情。】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！”【庚辰侧批：若知“好事多魔”，方会作者这意。】袭人先只道李嬷嬷不过为他躺着生气，少不得分辨说“病了，才出汗，蒙着头，原没看见你老人家”等语。后来只管听他说“哄宝玉”、“妆狐媚”，又说“配小子”等，由不得又愧又委屈，禁不住哭起来。

宝玉虽听了这些话，也不好怎样，少不得替袭人分辨病了吃药等话，又说：“你不信，只问别的丫头们。”李嬷嬷听了这话，益发气起来了，说道：“你只护著那起狐狸，那里认得我了，叫我问谁去？【庚辰侧批：真有是语。】谁不帮着你呢，【庚辰侧批：真有是事。】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！”

【庚辰侧批：冤枉冤哉！】我都知道那些事。【庚辰侧批：囫囵语，难解。】我只和你在老太太，太太跟前去讲了。把你奶了这么大，【庚辰侧批：奶妈拿手话。】到如今吃不著奶了，把我丢在一旁，逞著丫头们要我的强。”

【庚辰眉批：特为乳母传照，暗伏后文倚势奶娘线脉。《石头记》无闲文并虚字在此。壬午孟夏。畸笏老人。】一面说，一面也哭起来。彼时黛玉宝钗等也走过来劝说：“妈妈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一点子就完了。”李嬷嬷见他二人【庚辰侧批：四字，嬷嬷是看重二人身分。】来了，便拉住诉委屈，将当日吃茶，茜雪出去，与昨日酥酪等事，唠唠叨叨说个不清。【庚辰侧批：好极，妙极，毕肖极！】【庚辰眉批：茜雪至“狱神庙”方呈正文。袭人正文标目曰“花袭人有始有终”，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，与“狱神庙慰宝玉”等五六稿，被借阅者迷失，叹叹！丁亥夏。畸笏叟。】

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输赢账，听得后面一片声嚷，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，排揎宝玉的人。——正值他今儿输了钱，【庚辰侧批：找上文。】迁怒于人。【庚辰侧批：有是争竞事。】便连忙赶过来，拉了李嬷嬷，笑道：“好妈妈，别生气。大节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，你是个老人家，别人高声，你

还要管他们呢，难道你反不知道规矩，在这里嚷起来，叫老太太生气不成？

【庚辰侧批：阿凤两提“老太太”，是叫老姬想袭卿是老太太的人，况又双关大体，勿泛泛看去。】你只说谁不好，我替你打他。我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，快来跟我吃酒去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何等现成，何等自然，的是凤卿笔法。】一面说，一面拉着走，又叫：“丰儿，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，擦眼泪的手帕子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一丝不漏。】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，一面还说：“我也不要这老命了，越性今儿没了规矩，闹一场子，讨个没脸，强如受那娼妇蹄子的气！”后面宝钗黛玉随着，见凤姐儿这般，都拍手笑道：“亏这一阵风来，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批书人也是这样说。看官将一部书中人——想来，收拾文字非阿凤俱有琐细引迹事。《石头记》得力处俱在此。】

宝玉点头叹道：“这又不知是那里的帐，只拣软的排揎。昨儿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，上在他帐上。”一句未了，晴雯在旁笑道：“谁又不疯了，得罪他作什么。便得罪了他，就有本事承任，不犯带累别人！”袭人一面哭，一面拉着宝玉道：“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，你这会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，这还不够我受的，还只是拉别人。”宝玉见他这般病势，又添了这些烦恼，连忙忍气吞声，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。又见他汤烧火热，自己守着他，歪在旁边，劝他只养著病，别想着些没要紧的事生气。袭人冷笑道：

“要为这些事生气，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实言，非谬语也。】但只是天长日久，只管这样，可叫人怎么样才好呢？时常我劝你，别为我们得罪人，你只顾一时为我们那样，他们都记在心里，遇著坎儿，说的好说不好听，大家什么意思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从“狐媚子”等语来，实实好语，的是袭卿。】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流泪，又怕宝玉烦恼，只得又勉强忍着。【庚辰眉批：一段特为怡红袭人、晴雯、茜雪三环之性情见识身份而写。己卯冬夜。】

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药来。宝玉见他才有汗意，不肯叫他起来，自己便端著就枕与他吃了，即命小丫头子们铺炕。袭人道：“你吃饭不吃饭，到底老太太，太太跟前坐一会子，【庚辰侧批：心中时时刻刻正意语也。】和姑娘们顽一会子再回来。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。”宝玉听说，只得替他去了簪环，看他躺下，自往上房来。同贾母吃毕饭，贾母犹欲同那几个老管家嬷嬷斗牌解闷，宝玉记着袭人，便回至房中，见袭人朦朦睡去。自己要睡，天气尚早。彼时晴雯、绮霰、秋纹、碧痕都寻热闹，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，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。宝玉笑问道：“你怎不同他们顽去？”麝月道：“没有钱。”宝玉道：“床底下堆著那么些，还不够你输的？”麝月道：“都顽去了，这屋里交给谁呢？【庚辰侧批：正文。】那一个又病了。满屋里上头是灯，地下是火。【庚辰侧批：灯节。】那些老妈妈子们，老天拔地，伏侍一天，也该叫他们歇歇，小丫头子们也是伏侍了一天，这会子还不叫他们顽顽去。所以让他们都去罢，我在这里看着。”【庚辰眉批：麝月闲闲无语，令余酸鼻，正所谓对景伤情。丁亥夏。畸笏。】

宝玉听了这话，公然又是一个袭人。【庚辰侧批：岂敢。】因笑道：“我在这里坐着，你放心去罢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每于如此等处石兄何尝轻轻放过不介意来？亦作者欲瞒看官，又被批书人看出，呵呵。】麝月道：“你既在这里，越发不用去了，咱们两个说话顽笑岂不好？”【庚辰侧批：全是袭人口气，所以后来代任。】宝玉笑道：“咱两个作什么呢？怪没意思的，也罢了，早上你说头痒，这会子没什么事，我替你篦头罢。”麝月听了便道：“就是这样。”说著，将文具镜匣搬来，卸去钗钏，打开头发，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。【庚辰侧批：金闺细事如此写。】只篦了三五下，只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。一见了他两个，便冷笑道：“哦，交杯盏还没吃，倒上头了！”【庚辰侧批：虽谑语，亦少露怡红细事。】宝玉笑道：“你来，我

也替你篋一篋。”晴雯道：“我没那么大福。”说著，拿了钱，便摔帘子出去了。

宝玉在麝月身后，麝月对镜，二人在镜内相视。【庚辰侧批：此系石兄得意处。】宝玉便向镜内笑道：“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。”麝月听说，忙向镜中摆手，【庚辰侧批：好看，趣。】宝玉会意。忽听唿一声帘子响，晴雯又跑进来问道：【庚辰侧批：麝月摇手为此，可儿可儿！】“我怎么磨牙了？

【庚辰侧批：好看煞！】咱们倒得说说。”【庚辰眉批：娇憨满纸令人叫绝。壬午九月。】麝月笑道：“你去你的罢，又来问人了。”晴雯笑道：

“你又护著。你们那瞒神弄鬼的，【庚辰侧批：找上文。】我都知道。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话。”说著，一径出去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闲闲一段儿女口舌，却写麝月一人。袭人出嫁之后，宝玉、宝钗身边还有一人，虽不及袭人周到，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，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。故袭人出嫁后云“好歹留着麝月”一语，宝玉便依从此话。可见袭人虽去实未去也。写晴雯之疑忌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，却又轻轻抹去。正见此时都在幼时，虽微露其疑忌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，善恶不一，往后渐大渐生心矣。但观者凡见晴雯诸人则恶之，何愚也哉！要知自古及今，愈是尤物，其猜忌愈甚。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，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？然后知宝钗、袭人等行为，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，当绣幕灯前、绿窗月下，亦颇有或调或妒、轻俏艳丽等说，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，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，是以高诸人百倍。不然，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？看过后文则知矣。故观书诸君子不必恶晴雯，正该感晴雯金闺绣阁中生色方是。】这里宝玉通了头，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，不肯惊动袭人。一宿无话。

至次日清晨起来，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，觉得轻省了些，只吃些米汤静养。宝玉放了心，因饭后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。彼时正月内，学房中放年学，闺阁中忌针，却都是闲时。贾环也过来顽，正遇见宝钗、香菱、莺儿三

个赶围棋作耍，贾环见了也要顽。宝钗素习看他亦如宝玉，并没他意，今儿听他要顽，让他上来坐了一处。一磊十个钱，头一回自己赢了，心中十分欢喜。【庚辰眉批：写环兄先赢，亦是天生地设现成文字。己卯冬夜。】后来接连输了几盘，便有些着急。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，若掷个七点便赢，若掷个六点，下该莺儿掷三点就赢了。因拿起骰子来，狠命一掷，一个作定了五，那一个乱转。莺儿拍着手只叫“么”，【庚辰侧批：好看煞。】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娇憨如此。】贾环便瞪着眼，“六——七——八”混叫。那骰子偏生转出么来。贾环急了，伸手便抓起骰子来，然后就拿钱，【庚辰侧批：更好好看。】说是个六点。莺儿便说：“分明是个么！”宝钗见贾环急了，便瞅莺儿说道：“越大越没规矩，难道爷们还赖你？还不放下钱来呢！”莺儿满心委屈，见宝钗说，不敢则声，只得放下钱来，口内嘟囔说：“一个作爷的，还赖我们这几个钱，【庚辰侧批：酷肖。】连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前儿我和宝二爷顽，他输了那些，也没着急。【庚辰侧批：倒卷帘法，实写幼时往事。可伤。】下剩的钱，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，他一笑就罢了。”宝钗不等说完，连忙断喝。贾环道：“我拿什么比宝玉呢。你们怕他，都和他好，【庚辰侧批：蠢驴！】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。”【庚辰侧批：观者至此，有不卷帘厌看者乎？余替宝卿实难为情。】说著，便哭了。宝钗忙劝他：“好兄弟，快别说这话，人家笑话你。”又骂莺儿。

正值宝玉走来，见了这般形况，问是怎么了。贾环不敢则声。宝钗素知他家规矩，凡作兄弟的，都怕哥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大族规矩原是如此，一丝儿不错。】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。他想着：“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，何必我多事，反生疏了。况且我是正出，他是庶出，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，【庚辰侧批：此意不呆。】还禁得辖治他了。”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。【庚辰眉批：又用诨人语瞒着看官。己卯冬夜。】——你道是何呆意？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，亲姊妹有元春、探春，伯叔的有迎春、惜春，

亲戚中又有史湘云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诸人。他便料定，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，凡山川日月之精秀，只钟于女儿，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。因有这个呆念在心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，可有可无。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。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，不可忤慢，只得要听他这句话。【庚辰侧批：听了这一个人之话，岂是呆子？由你自己说罢。我把你作极乖的人看。】所以，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，并不想自己是丈夫，须要为子弟之表率。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，却怕贾母，才让他三分。如今宝钗恐怕宝玉教训他，倒没意思，便连忙替贾环掩饰。宝玉道：“大正月里哭什么？这里不好，你别处顽去。你天天念书，倒念糊涂了。比如这件东西不好，横竖那一件好，就弃了这件取那个。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？你原是用来取乐顽的，既不能取乐，就往别处去寻乐顽去。哭一会子，难道算取乐顽了不成？倒招自己烦恼，不如快去为是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呆子都会立这样意，说这样话？】贾环听了，只得回来。

赵姨娘见他这般，因问：“又是那里垫了踹窝来了？”【庚辰侧批：多事人等口角谈吐。】一问不答，【庚辰侧批：毕肖。】再问时，贾环便说：

“同宝姐姐顽的，莺儿欺负我，赖我的钱，宝玉哥哥撵我来了。”赵姨娘啐道：“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？下流没脸的东西！那里顽不得？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！”

正说著，可巧凤姐在窗外过，都听在耳内，便隔窗说道：“大正月又怎么了？环兄弟小孩子家，一半点儿错了，你只教导他，说这些淡话作什么！凭他怎么去，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，就大口啐他！【庚辰侧批：反得了理了，所谓贬中褒，想赵姨即不畏阿凤，亦无可回答。】他现是主子，不好了，横竖有教导他的人，与你什么相干！环兄弟，出来，跟我顽去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嫡嫡是彼亲生，句句竟成正中贬，赵姨实难答言。到此方知题标用“弹”字甚妥协。己卯冬夜。】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，听见叫

他，忙唯唯的出来。赵姨娘也不敢则声。【庚辰侧批：“弹妒意”正文。】凤姐向贾环道：“你也是个没气性的！时常说给你：要吃，要喝，要顽，要笑，只爱同那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顽，就同那个顽。你不听我的话，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，【蒙侧批：借人发脱，好阿凤！好口齿！句句正言正礼，赵姨安得不抿翅低头静听发挥批至不禁一大白又一大白矣！】狐媚子霸道的。自己不尊重，要往下流走，安著坏心，还只管怨人家偏心。输了几个钱？【庚辰侧批：转得好。】就这么个样儿！”贾环见问，只得诺诺的回说：“输了一二百。”凤姐道：“亏你还是爷，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！”

【庚辰侧批：□者当记一大百乎。笑笑。】回头叫丰儿：“去取一吊钱来，姑娘们都在后头顽呢，把他送了顽去。【庚辰侧批：收拾得好。】你明儿再这么下流狐媚子，我先打了你，打发人告诉学里，皮不揭了你的！为你这个不尊重，【庚辰侧批：又一折笔，更觉有味。】恨的你哥哥牙根痒痒，不是我拦著，窝心脚把你的肠子窝出来了。”喝命：“去罢！”【庚辰侧批：本来面目，断不可少。】贾环诺诺的跟了丰儿，得了钱，【蒙夹批：三字写著环哥。】自己和迎春等顽去。不在话下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段大家子奴妾吆吻如见如闻，正为下文五鬼作引也。余为宝玉肯效凤姐一点馀风，亦可继荣、宁之盛，诸公当为如何？】

且说宝玉正和宝钗顽笑，忽见人说：“史大姑娘来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极！凡宝玉、宝钗正闲相遇时，非黛玉来，即湘云来，是恐泄漏文章之精华也。若不如此，则宝玉久坐忘情，必被宝卿见弃，杜绝后文成其夫妇时无可谈旧之情，有何趣味哉？】宝玉听了，抬身就走。宝钗笑道：“等著，【庚辰眉批：“等著”二字大有神情。看官闭目熟思，方知趣味。非批书人漫拟也。己卯冬夜。】咱们两个一齐走，瞧瞧他去。”说著，下了炕，同宝玉一齐来至贾母这边。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，见他两个来，忙问好厮见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湘云又一笔法，特犯不犯。】正值林黛玉在旁，因问

宝玉：“在那里的？”宝玉便说：“在宝姐姐家的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我说呢，亏在那里绊住，不然早就飞了来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总是心中事语，故机括一动，随机而出。】宝玉笑道：“只许同你顽，替你解闷儿。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，就说这话。”林黛玉道：“好没意思的话！去不去管我什么事，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。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！”说着，便赌气回房去了。

宝玉忙跟了来，问道：“好好的又生气了？就是我说错了，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，和别人说笑一会子。又来自己纳闷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你管我呢！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自然不敢管你，只没有个看着你自己作践了身子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我作践坏了身子，我死，与你何干！”宝玉道：“何苦来，大正月里，死了活了的。”林黛玉道：“偏说死！我这会子就死！你怕死，你长命百岁的，如何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要象只管这样闹，我还怕死呢？倒不如死了干净。”黛玉忙道：“正是了，要是这样闹，不如死了干净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，别听错了话赖人。”正說著，宝钗走来道：“史大妹妹等你呢。”说着，便推宝玉走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时宝钗尚未知他二人心性，故来劝，后文察其心性，故掷之不闻矣。】这里黛玉越发气闷，只向窗前流泪。没两盏茶的工夫，宝玉仍来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盖宝玉亦是心中只有黛玉，见宝钗难却其意，故暂随彼去，以完宝钗之情，是以少坐仍来也。】林黛玉见了，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。宝玉见了这样，知难挽回，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。不料自己未张口，【庚辰侧批：石头惯用如此笔仗。】只见黛玉先说道：“你又来作什么？横竖如今有人和你顽，比我又会念，又会作，又会写，又会说笑，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，你又作什么来？死活凭我去罢了！”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的说道：“你这么个明白人，难道连‘亲不间疏，先不僭后’【庚辰侧批：八字足可消气。】也不知道？我虽糊涂，却明白这两句话。头一件，咱们是姑舅姊

妹，宝姐姐是两姨姊妹，论亲戚，他比你疏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咱们两个一桌吃，一床睡，长的这么大了，他是才来的，岂有个为他疏你的？”林黛玉啐道：“我难道为叫你疏他？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！我为的是我的心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你就知你的心，不知我的心不成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，料作者亦未必解；不但作者未必解，想石头亦不解；不过述宝、林二人之语耳。石头既未必解，宝、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，皆随口说出耳。若观者必欲要解，须揣自身是宝、林之流，则洞然可解；若自料不是宝、林之流，则不必求解矣。万不可记此二句不解，错谤宝、林及石头、作者等人。】林黛玉听了，低头一语不发，半日说道：“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，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恼人难受。就拿今日天气比，分明今儿冷的这样，你怎么倒反把个青氍披风脱了呢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真正奇绝妙文，真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此等奇妙，非口中笔下可形容出者。】宝玉笑道：“何尝不穿着，见你一恼，我一燥就脱了。”黛玉叹道：“回来伤了风，又该饿著吵吃的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一语仍归儿女本传，却又轻轻抹去也。庚辰眉批：明明写湘云来是正文，只用二三答言，反写玉、林小角口，又用宝钗岔开，仍不了局。再用千句柔言百般温态，正在情完未完之时，湘云突至，“谗娇音”之文终见。真是“卖弄有家私”之笔也。丁亥夏。笏叟。】

二人正说著，只见湘云走来，笑道：“二哥哥，林姐姐，你们天天一处顽，我好容易来了，也不理我一理儿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偏是咬舌子爱说话，连个‘二’哥哥也叫不出来，只是‘爱’哥哥‘爱’哥哥的。回来赶围棋儿，又该你闹‘么爱三四五’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学惯了他，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可笑近之野史中，满纸羞花闭月、莺啼燕语。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，如太真之肥、飞燕之瘦、西子之病，若施于别个，不美矣。今见“咬舌”二字加之湘云，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

哉？不独不见其陋，且更觉轻巧娇媚，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，掩卷合目思之，其“爱”“厄”娇音如入耳内。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。】史湘云道：“他再不放人一点儿，专挑人的不好。你自己便比世人好，也不犯著见一个打趣一个。指出一个人来，你敢挑他，我就伏你。”黛玉忙问是谁。湘云道：“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，就算你是好的。我算不如你，他怎么不及你呢。”黛玉听了，冷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他！我那里敢挑他呢。”【庚辰眉批：此作者放笔写，非褒钗贬颦也。】宝玉不等说完，忙用话岔开。湘云笑道：“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。我只保佑著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，时时刻刻你可听‘爱’‘厄’去。阿弥陀佛，那才现在我眼里！”说的众人一笑，湘云忙回身跑了。要知端详，下回分解。

【蒙回末总评：此回文字重作轻抹。得力处是凤姐拉李妈妈去，借环哥弹压赵姨娘。细致处宝钗为李妈妈劝宝玉，安慰环哥，断喝莺儿。至急处为难处是宝、颦论心。无可奈何处是“就拿今日天气比”，“黛玉冷笑道：‘我当谁，原来是他！’”。冷眼最好看处是宝钗、黛玉看凤姐拉李嬷嬷“这一阵风”；玉、麝一节；湘云到，宝玉就走，宝钗笑说“等著”；湘云大笑大说；颦儿学咬舌；湘云念佛跑了数节可使看官于纸上耳闻目睹其音其形之文。】